



『暖暖，你是我的，
我不打算再放手了。
我的温柔备至，我的阴谋算尽，
只愿为你。』

殷寻——著

从来未热恋 原来已深情

终章
Epilog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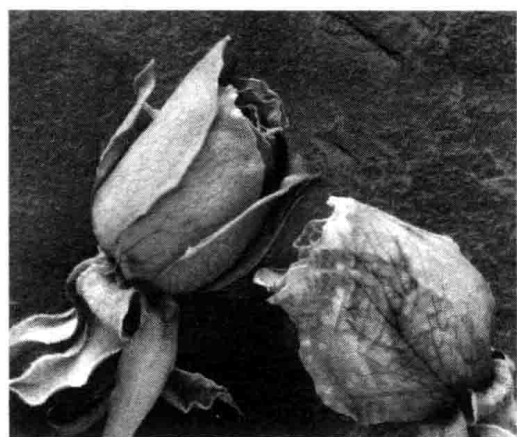
下
册

SECRET LOVE

殷寻——著

从来未热恋 原来已深情

终章
Epilogue
下册



SECRET LOVE

殷寻（古刹）

80后，

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爱摄影爱睡懒觉爱写想写的故事。

红袖添香A签情感作家，

言情小说吧当家花旦，

鲁迅文学院网络作家班成员，

红袖添香2012华语言情小说大赛年度总冠军，

多家时尚、心理杂志专栏作家。

其作品多以都市商界为背景，

文风成熟，感情细腻，

情节跌宕起伏以女性角度诠释爱情及商界风云，

被公认为“言情女神”。

著有《暖擎天》《调香新娘》《药女王妃》

《大寰好：许我倾室江山》等数十部小说，

作品总点击达两亿多。



浪漫豪门系列
最刺激、最好看的言情小说系列



| 北京嘉树文化·许愿树文化联合出品



情动篇



深爱篇



救赎篇

《暖冬夜微澜》全三册（情动篇、深爱篇、救赎篇）

我可以，我可以给你一世责任，我可以给你想要的尊严，
我可以抗拒所有如山的阻力，这世间繁华太多，我只愿为你停留。



责任编辑：杨学庆
特约策划：北京嘉树文化
封面设计：弘果文化传媒

目录

CONTENTS

半抹心凉

没有哪个女人天生就爱做女强人。女强人往往得不到爱情，得到爱情的女人往往要舍弃实现事业上的成功。我也不想做女强人，我也想真真实实、彻彻底底去相信爱情，可现实将我逼到了这一步田地，我有什么错？女强人为什么越来越多？只有一个原因，男人越来越弱。

——夏旅

谁不会耍心计	364
背后插刀	372
德玛传播	378
德玛会议室	379
温柔了光景	393
专业意见	406
撕破信任	422
人前	435
曾经沧海如今桑田	448
黑夜的请帖	454
谁的软肋	464
世贸天阶	468
谁守得住山盟海誓	473
谁能赌得起	494
分崩离析	504
赛马终究是赛马	522

爱若继续

我爱你，与你无关，我想去爱你，却与你有关。

又见淡秋	538	容我自私一回	626
好心的同志	547	他哭	636
爱因痛而刻骨铭心	552	谁在哭谁在笑	651
大家都变了	559	如今的她们曾经的我们	663
一记耳光	566	谁主春秋	672
冷暖自知	573	孟啸的婚礼	686
多事之秋	581	头等舱	688
最后一根稻草	594	不拖不欠不说再见	693
玩偶与尤克里里	607	温暖的尤克里里	700
打破平静	615	后序	704

Chapter 3 半抹心凉

没有哪个女人天生就爱做女强人。女强人往往得不到爱情，得到爱情的女人往往要舍弃实现事业上的成功。我也不想做女强人，我也想真真实实、彻彻底底去相信爱情，可现实将我逼到了这步田地，我有什么错？女强人为什么越来越多？只有一个原因，男人越来越弱。

——夏旅

谁不会耍心计

街，车水马龙。

计程车，一前一后。这个时间段，路不堵，再感觉迟笨的人都能察觉出不对劲来。庄暖晨嗤鼻一笑，见时间差不多了便从包里掏出手机，熟练地拨了串电话号码过去。很快对方接了电话，背景很安静，八成是在办公室。

“我今天很不舒服，你能接我回家吗？”她略微压低了嗓音，听上去感觉无力轻柔。

这种嗓音毫无意外地引起了对方的关切。

“全身无力的，车也开不了了。”她调整了下坐姿，等着对方说完话后点点头，“嗯好，我在公司楼下等你。”

结束通话后，她的目光意味深长。车子直接开到德玛传播楼下，庄暖晨搭乘的那辆计程车前脚走，身后一直紧跟着的那辆计程车后脚就到。

天边已开始了西落，淡淡余晖扯动着天际的光泽，庄暖晨没动地儿，整个人被笼罩在余晖之中。她看着沙琳拖着一只不方便的脚费劲巴拉地走到跟前，眉头皱起不耐烦，“你跟着我干什么？”

沙琳上前一把揪住她的胳膊，嗓音尖锐，“今天你得把话说明白！”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庄暖晨眉头拧得更紧，目光不悦地盯着她。

“你骗了漠远！你跟漠远在一起只是贪图他的钱！”沙琳气得嘴唇颜色都变了，怒火从眼底深处宣泄出来，如锋利的刀子冲向对方，“我不能看着漠远被你这种女人骗了！”

庄暖晨一把推开她，眉梢冷冽，“就算我骗他，他也是心甘情愿受骗，怎么？你心

里不服气吗？就这么说吧，这种事还轮不到你来‘伸张正义’。”

“你这个骗子！”沙琳气疯了，伸手再次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尖细的指甲近乎都嵌入她的肉里，“你凭着跟我相似的这张脸来勾引漠远，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漠远被你蒙蔽！”

她的力道不轻，再加上有留指甲的习惯，庄暖晨只觉得胳膊火辣辣的疼。这个季节穿的衣服又薄，胳膊八成是被她抓破了。她去挣脱却发现沙琳的力气不小，便皱紧眉头道：“你疯了？放开我！”

“不放！我要带着你去找漠远，让漠远好好看清楚你的嘴脸！”沙琳说着便使劲扯她。

庄暖晨刚想着鼓足了劲儿将她推开，眼梢不经意瞄到了街边那辆正在减速的商务车，摆脱她的念头很快压了下来。她等着那辆商务车倏然停了下来后趁着挣扎的惯性，顺势推开沙琳，自己则一下子摔在了地上，手里的锦盒滚到了一边儿，她的手腕蹭到了地面上，蹭掉了一大块皮，细嫩的皮肤立刻渗出了血。

沙琳背对着街道没看见身后的情景，见庄暖晨倒在了地上，便指着她尖锐冷言，“庄暖晨，你也不拿着镜子好好照照自己，别以为长得跟我挺像就高枕无忧了！漠远早晚会发现你就是个贪慕虚荣的女人，你现在倒不如就抱着这条项链离开漠远身边，否则，等漠远发现了你的真面目后，可能你连这条项链都没了！这么高价竞拍回来的项链卖了钱也够你吃一辈子的了！”话音落下一脸的得意，只可惜得意的神情还没等完全释放出来，身后便传来男人急促的嗓音——

“暖暖——”紧跟着，男人颀长的身影冲上了前，将庄暖晨搀扶了起来。

沙琳的得意僵在了脸上，目光很快由幸灾乐祸转为惊愕，再到惊悚！

男人高大的身影遮住大片余晖，庄暖晨的娇小无助尽落他的眼眸。他一脸紧张，执起她的手发现大片殷红后目光转为心疼，却在触及地上的锦盒后倏然变得严苛，蓦地转头看向不远处的沙琳，严苛彻底成了愤怒。

这目光，寒凉得骇人，使得周围都迅速降温，令对方一眼看上去如履薄冰，稍不小心便掉进冰窟万劫不复。沙琳被男人这两道目光吓得魂飞魄散，她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生气过，下意识后退了一步，嘴巴颤抖了半天倒不出一个字来。

男人，薄唇紧抿，倨傲的下巴绷得紧紧的，大有一副杀之而后快的怒火，这怒火不但从他的眼底深处毫不吝啬地扩散出来，也在他的周身无限蔓延，似乎他身体的每一处细胞都在叫嚣着愤怒。周遭的空气也跟着迅速降温凝固，如化不开的胶，大团大团地黏住其他流动的空气，最后全都冰封在了一起，直到——

“漠远……”庄暖晨红着眼眶，有气无力地倚在他怀里，“我的手好疼……”

江漠远被这一声勾得心都跟着疼，转头看向怀中女人的时候，目光转为怜惜，“我带你去医院。”

“啊……”她又叫了声，眉头近乎拧成了麻花。

江漠远目光一凛，二话没说挽起她的衣袖，在见到她胳膊上的划痕后倒吸了一口凉气，嗓音忍不住变成了咆哮，“这是怎么回事？”

庄暖晨一脸委屈，眼泪顺着眼眶如断了线的珠子啪啦啪啦落下，看得江漠远更是揪心揪肺地疼。

“她……”她指着沙琳，哽咽，“我在楼下等你的时候，她就冲了过来，说什么我根本就配不上你的话，还……还把锦盒里的项链给我……她说这条项链就算是对我的补偿，让……让我离开你。”

江漠远一听，脸色更加冰冷。这边沙琳急了，跛着脚冲上前，“庄暖晨你撒什么谎？明明是你跟我要的项链，你——”

“啪！”响亮的耳光声震碎了周遭凝固的空气。

江漠远抬手狠狠给了沙琳一个耳光！沙琳当场震惊，抬手捂着一侧脸颊，很快，眼圈就红了，却还是抬头不可置信地盯着江漠远。

心计，谁都会耍，就看有没有被逼到那个份上。庄暖晨一点儿都不想要这个心计，但她给自己的解释就是，这个沙琳也真是该得到些教训了。她仗着江漠远便对自己出言恶毒，这也算是她咎由自取。说实话，在处理男女关系上她一向是有惰性的，但不意味着她就好欺负。跟沙琳接触时间不长，但从对话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她是真的爱江漠远，那这种人一旦觉得有机可乘怎会善罢甘休？

她就是故意拿话来刺激沙琳，刺激着她一路跟着自己来到德玛，再当着江漠远的面儿上演这么一幕。她倒要看看，江漠远到底是在维护谁？沙琳犯了一个大忌，男人比女人更有家庭的归属感，无论这段婚姻令他怎么失望，男人都不会轻易提出离婚，所以，男人再如何跟小三海誓山盟都无法忍受其上门找正室吵闹，更别提江漠远这种早就习惯了掌控、性格强势的男人，他怎么可能会被女人主控情势被牵着鼻子走？

不过，江漠远的这一巴掌倒是出乎了庄暖晨的意料，她没想过他会这么狠。紧紧贴在江漠远的怀里，她甚至都能清晰地感觉得到他胸腔里的愤怒，起伏着，像是有头野兽冲出了牢笼。

沙琳哭了，委屈极了，好半天才找回了声音，“江漠远，你、你打我？你是非不分，你——”

“刚刚，我听得一清二楚！”江漠远咬牙切齿，近乎一字一句崩落薄唇边，“你偷拿了项链不说，还拿着它跑过来羞辱暖暖？沙琳，我说过话你是不是忘得一干二

净了？”

“不是……”沙琳话说到一半儿的时候猛地打了个寒战倏然住口，她这才想起江漠远曾经的警告，没错，他曾不止一次地警告过她，不准来骚扰庄暖晨。她，今天的行为已经踩了他的原则！

目光陡然转向庄暖晨，她窝在江漠远的怀里，与自己对视的目光却极为平静。这个时候，沙琳算是彻底明白了，她是被庄暖晨给耍了，她上当受骗了！这一幕自然会引起江漠远的误会，让他误以为是她主动来找的庄暖晨。意识到这点后她变得更加狂躁，大吼了句，“庄暖晨，你这个骗子——”说着就要冲上前来打她。

庄暖晨故作害怕，将脸直接埋进江漠远的怀里。江漠远一伸手挡住了沙琳，一个不耐烦狠狠一甩，沙琳整个人被推倒在地。这一次的力道更狠，她疼得大哭。“江漠远，她根本就不值得你去爱，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她就是个满嘴谎言、贪慕虚荣的女人！”

沙琳的哭喊引来了路人的驻足观看，江漠远脸色铁青得吓人。庄暖晨见状后一把推开他，哭着跑到了路边，招手便打了辆车子离开。

“暖暖——”江漠远慌了神，拾起地上的锦盒后二话没说冲到了路边的车子上。

“江漠远——”

“别再让我见到你！”江漠远狠狠撂下一句话后开车便去追庄暖晨。

沙琳又开始哇哇大哭了起来。

从医院回到家，这一路上庄暖晨都没有说话，眼睛红红的，眼泪倒是没了，说不委屈是假的。她从没想过自己为了对付个女人还能费尽心思到这种地步，不惜来伤害自己。说到痛，怕是沙琳比她更痛，可是，她内心的郁结又有谁知道？她一次次撞见他们两个在一起，难道到了现在还要忍气吞声什么都不做？

窝在沙发上，她的下巴抵住膝盖，整个人像是个毫无生气的娃娃似的怜人。江漠远这一路上也不知如何开口解释，便一直沉默不语跟着回到了家，半晌后拿了套家居服下楼走到她身边，坐下，“衣服换下来吧。”

她不说话，连看都不看他。他知道她心里有气，也便不加勉强，而是将兜里的锦盒拿出来放在茶几上。锦盒的颜色刺痛了庄暖晨的眼，她突然像是发了疯似的一把抓起锦盒，狠狠扔了出去。锦盒撞在了落地玻璃上又反弹了回来，掉在地毯上松了口，精致的项链从里面滑落出来，大片夕阳落在项链上面，染上了玫瑰金色般的美艳光泽。

江漠远见状，眼底滑过一抹内疚，抬手轻抚她的发丝，低低说了句，“对不起。”

泪，沿着眼眶又流了下来。这一次，是心痛。

“别哭了。”江漠远轻轻抱过她，心里眼里尽是心疼。

她任由他抱着，流着泪冷冷地一字一句道：“你的那件黑色外套呢？上个月订制的那件。”

江漠远一愣。她抬头，泪眼透着渐渐明晰的绝望，“要我说得再明白一点儿吗？你这次出差回来，原本穿的那件黑色外套。”

江漠远蓦地皱眉，张嘴想要解释，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半晌后，他再次喃喃了一句，“暖暖，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我对不起你，但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

“我想的哪样？”庄暖晨盯着他，“原来你也知道我会误会吗？你也知道你们之间让外人看了觉得暧昧是不是？江漠远，我不是没给你过机会，但你呢？除了骗我还是骗我！”她一把将他推开，攥紧了拳头，“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江漠远，没有你这么欺负人的！你当我是谁？她死了？那我看到的又是谁？鬼魂吗？”

江漠远最怕的就是有这么一天，但这一天还是来了。他抿了抿唇，耐着性子解释道：“她还活着，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出差回来那天，我的确骗了你，但是，我真的是怕你误会，到时候就算我再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

“你连跟我解释的打算都没有，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我不会相信你的话？”庄暖晨一想起那段监控录像就痛心，“你真行啊江漠远，堂堂一个首席执行官，竟玩起了小孩子过家家的把戏。你为了瞒着我也真够费心费力的了，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脱身的，还装作在机场刚下机的样子，换了件衣服来骗我。你真行，你可真有演技，你从商都可惜了，应该去做演员，绝对能拿个影帝回来。”

江漠远的目光染上迟疑。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没错，我是后来查了监控。”庄暖晨直截了当道，“因为我始终觉得自己的视力没问题，也终究想起来你出差的时候压根就没带走你后来换上的那件外套。所以我托人查看了监控录像，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知道你的演技真是了得。”

江漠远有些哭笑不得，伸手拉过她，“暖暖，既然你都看见了，就应该知道我对你的心思。如果不是怕你生气和误会，我可能做那么多无聊的事吗？”

“你的意思是，你骗了我反倒是有理了是吧？我还得对着你感恩戴德是吧？”庄暖晨冷讽，“那是不是我还要去感谢沙琳，感谢她在你出差期间陪君伴驾、伺候左右？”

江漠远冷下了脸，心里恨不得将沙琳捉过来撕碎。“暖暖，你别听沙琳跟你胡说，我压根就不知道她会跟着去。”然后，他将出差那阵子的情况跟她一五一十说了个清楚。这中间，庄暖晨也没打断他，虽不看着他，但也看得出她是在听。

解释完了当天的事情后，他再度道：“沙琳的事，说实话，我真的没打算要跟你讲，因为她已经被程少浅给劝回国了，我不想因为她的出现导致你跟我有了隔阂。”

“我很想相信你，但是江漠远，我真的怕了，你种种的考虑都很周全，但你忘了我们是夫妻，有些事情你真的不应该瞒着我。”庄暖晨的眼波震动，眼眶里如水如雾，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跟她来往。我不管你们究竟有没有关系，我要的只是你的一句实话。你知道吗？我和程少浅是亲眼看着你跟沙琳拥吻，是我亲眼看见的，我等着你的解释，甚至还主动提及过沙琳，你没说，我也就强忍着当做没事人似的。我生日的晚上你在哪儿？真是连上天都替我不值了，让我在吃饭的时候看见你又跟沙琳在一起，你抱着她进了酒店。十一点半，我的生日还有半个小时就过去的时候你才回来，带着一身的香水味儿你告诉我，你在加班，在公司里开了一晚上的会……”

她的呼吸急促，胸口痛得要命，起身指着他，咬牙切齿，“江漠远，你真当我是傻子吗？香水味和烟味我都分辨不出来？或许你来教教我还要怎样去忍？我不说，不代表我没看见！你怎样都行，但拜托你别每次都让我看见好不好？”头眩晕得厉害，全身都在窜麻，她跌坐在沙发上，手指抵在了沙发背上。

庄暖晨的脸色近乎青白色，紧咬住嘴唇的细细贝齿都在轻颤，江漠远见了赶忙伸手来搂她，却被她一把推开，眉头轻蹙，嗓音哽咽无力，“别碰我。”

“暖暖——”江漠远见她脸色苍白得吓人，强行将她搂了过来，察觉她在轻轻打战后用力抱紧，“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庄暖晨没力气再多挣扎，任由他搂着，心脏也蹿跳得厉害，只能伸手死死压着胸口，稍稍缓解心底的难受。

“沙琳错拿了文件，我去酒店真的是去取文件。沙琳崴了脚，当时所有人又等着我回去开会，我不想浪费时间只能抱着她回酒店。暖暖，你过生日我比任何人都想给你惊喜，出差的时候甚至还竟拍了这条项链回来，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它，那本杂志你翻不了十遍，反反复复就是看它。我不知道后来怎么落到了沙琳手里，没了礼物，我只能另行准备，甚至还想着接你一同去吃晚餐，餐厅我都包下来了，只是临时真的有事。我拿了文件马上回的公司，紧赶慢赶在十二点之前回家给你过生日。”江漠远第一次如此耐心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行为，紧紧抱着她生怕她飞了似的，说到这儿，他缓了口气，低头凝着她苍白的脸，温柔道，“我真的以为这件事我会处理得很好，但没想到还是伤害了你，对不起。我只想来保护你，从没想过要拿着沙琳这件事伤害你。”

庄暖晨的眼眶红红的但已经没了眼泪，目光无定焦地看着一个方向，一动不动。见状江漠远叹了口气，又察觉到她的身子不再像刚刚颤抖了才捧起她的脸颊，低头，凝着她的眸光透着明显的担忧和心疼，“我还要如何解释你才能信呢？”

她不语，敛着长睫遮住眸底痛楚。江漠远伸手摸了摸她的后脑，盯着她半晌后起身走到落地窗前，拾起锦盒里的项链后走过来，重新坐在她身边，“这条项链是我特意为

你准备的，我帮你戴上，好不好？”哄女人的手段，他自认为不及孟啸，但这已经是他能想到的最大极限了。

庄暖晨终于抬眼，项链精致的光倒映在她的眼里，如同点缀夜空的星子般璀璨耀眼。她缓缓伸手，葱白指尖碰触了一下项链。江漠远见状后暗自松了口气，还以为她终于释怀了，刚准备为她戴上的时候，她却拿过项链，目光对上他的眼，“别的女人戴过的东西，我不稀罕。”话落，便将手里的项链重新放回了她手里，语气淡然。

江漠远唇边的浅笑滞在唇梢，先是愣住然后无奈，将项链放到一边后双手箍住她的肩膀，浓眉之间染上一丝严苛，“暖暖，你要怎样才能消气？该解释的我都解释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男人炙热语息透着显而易见的无奈，撒落她的额头，溅起一串芳香。庄暖晨抬眸，漠然，“你终于不耐烦了？”

“没，我哪有不不耐烦？”江漠远赶忙扬唇赔笑，小心翼翼地拉过她的手，“我只怕你因为这点小事气坏了身子，你看你脸色苍白得吓人。这样吧，你问，只要我能回答上来的我都回答你，只要你能消气，让我做什么都行。”

庄暖晨终于叹了口气，“你先放开我。”

江漠远一愣。

“你捏得我手疼。”她冷冰冰地道了句。

江漠远眼底懊恼，赶忙松开手。她蹿到了沙发边角上，拉过个抱枕在怀里，蜷缩在角落里像个无助的孩子。江漠远最怕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有一晚他忙到很晚才回家，进了客厅就看到她也是这个样子倚靠在沙发上，合眼睡着了。那一刻他很自责，觉得自己只顾着公事没时间陪她，今天更是如此，不仅自责还心疼万分——她始终是个缺乏安全感的女人。

“我想听有关沙琳的一切事情。”良久，她逸出了句话。

这一句倒令江漠远接了圣旨似的大松了口气，她已经见过了沙琳，他也没必要再瞒她什么，点点头便一五一十将有关沙琳和他的事、沙琳跟程少浅的事及沙琳与漠深的事全都倒了出来。讲述的时间很漫长，他说得很详细，只是到了最后，在讲述漠深的时候有几次停顿。

“行了别讲了，我都了解了。”庄暖晨终究还是见不得他回忆过往的痛楚，尤其是听到他说当时亲自带回了漠深的尸体时，她的心也跟着疼。这是需要怎样的痛和隐忍才能做到这一点？不难看出，他跟漠深的关系很好，纵使如今他已经练就了喜怒不形于色，在提及心爱的弟弟时也难以目光深沉痛楚。

她的心很疼，跟着他的疼而疼。

江漠远凝视着她，见她的样子楚楚动人心底更泛怜爱，轻声道：“那你，现在相信我了吗？”

她抬眼，目光平静。“沙琳呢？她怎么办？”没回答他的话，她反而甩了另一个问题出来。

他闻言表示不解。

“你要怎样处理你和她之间的事。”庄暖晨指明这点。

江漠远靠近她，伸手轻抚她的脸，神情认真，“相信我，我会处理好。”

她的目光在半空中与他对视，他忍不住低头想要亲吻她的唇，她却扭头避开了。

“暖暖……”江漠远快要抓狂了，但还是强忍着压下狂躁。

“你曾经亲过她。”她皱眉。

江漠远一愣，好半天才无语笑了笑，“我说我是被强迫的，你信吗？”

“你觉得我会信吗？”她反问。

江漠远伸手扒了下头发，有点哭笑不得，“换作是我也不会相信。”

“你要我相信你是被强迫的，那是不是就要我去相信男人都会被女人强暴一样？”

庄暖晨怒瞪着他，“牛不喝水还能强按头吗？你不会推开她吗？你们接吻的那一幕可是持续了很久。”

“换种说法行吗？”江漠远真是头一遭如此低声下气地哄着女人，低低道，“不能叫做接吻的那一幕，你可以称它为被强吻的那一幕。”

“江漠远！”庄暖晨低喝他的名字，“你是不是觉得我气消了？”

江漠远赶紧伸手将她搂在怀里，大手在她后背轻抚慰藉，“我说的真是事实。”当天他没立刻推开她的确是他的错，但当时，他其实也很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对沙琳真的一点感觉都没了。在与沙琳唇唇相贴的时候，他脑子里竟然全都是庄暖晨，那一刻他算是彻底明白，沙琳已成了过去，他要的就只有庄暖晨。

“我爱的是你，不是她。”他在她耳畔轻落了这么一句，低柔，坚定。

庄暖晨双手环抱着双腿，低着头，一句话都没说。其实，她没那么胡搅蛮缠，也没那么丧失理智，她生气不假，但要这么一个生性骄傲的男人苦苦解释了大半天，一点没感动一点没动容是假的。其实她始终在怪的是自己，她总觉得，无论自己怎么做，做得如何优秀，跟他在一起心里的负担都很重，这就好比一颗会产黑珍珠的贝壳落在浅水里一样，每天都有被人发现和挖掘走的危险。

江漠远就好比会产黑珍珠的贝类，而她就是那片浅水，骄傲如他，明明是深海之物却被她这片浅水搁浅，不是她不想自信，也不是她故意矫情生事，只是平心静气仔细想想，门当户对这种事其实还是有必要的。面对江漠远的爱，她不敢给予太多回报，因为

她不知道该如何去爱他，也怕自己终究会变得像个怨妇似的令他厌烦。

他爱她，她知道，他的态度光明磊落，毫不遮掩；她爱他，她不想让他知道，女人都是感性的，一旦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她非得变得患得患失。江漠远可以哄她一次两次，甚至是十次八次，但能容忍一辈子吗？她怕爱他，爱到失去自我，爱到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这是件太可怕的事情了。

江漠远的解释和曾经原原本本的故事，她听了，其实不想去相信他都难。今天只是沙琳便让她脱了一层皮，那么以后呢？成功如他，现在也不过才三十几岁，到了四十岁之后呢？她知道自己，爱已生忧，爱已生恐了。

“我给你时间处理沙琳的事。”半天，她再次开口。

江漠远忍不住搂紧她，“谢谢你。”她的信任令他窝心。

“但是——”她话锋一转。

他眉梢略感紧张，低头盯着她，嘴唇微抿。

“给我时间静一静吧。”她的语气松软了下来，叹了口气，将脸埋进抱枕里，言语听上去有点含糊不清，“我好累，真的好累。”

江漠远闻言更是心疼，低头吻了下她的头顶，内疚道：“对不起，我能理解。”这段时间，她看到了太多事，知道了太多事，换作其他女人还说不定跟他闹成什么样，甚至说不准还会闹到公司，但她没有，忍到今天才爆发已经给足了他的面子。

背后插刀

冷静的结果就是：庄暖晨直接搬出了别墅，到市区的新房去住了。

江漠远知道这件事后先是震怒，后来压下火后也试着去理解一下她的初衷，倒也很快消了气。这段时间标维和德玛的竞争愈加激烈，他几乎每天忙得跟陀螺似的，甚至出差的次数越来越多。说实话，庄暖晨一个人住在别墅他还真担心，搬进新房也好，一来小区的人多，出危险的可能性很低；二来新房的面积小，一个人住着也不会像是住在别墅里疼得慌。

他知道，庄暖晨心里始终有个结，是沙琳；他也知道，女人心里的这根刺始终需要时间才能拔掉。

而庄暖晨这边，搬进新房后在生活上简单了很多，每天忙完工作后晚饭就随便在超